



册府元龜

卷之八百九十三
至九十五



13
849
290



849
290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二

夢徵第二

宋劉穆之為瑯邪府主簿嘗夢與高祖俱泛海忽值
大風驚懼俯視船下見有二白龍挾舫既而至一山
峯巒聳秀林樹繁密意甚悅之及高祖尅京城聞何
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繇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

册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九十三

民高祖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馬後至左僕射何點累徵不起少時嘗患渴經歲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僧建講晝寢夢一道人形貌非嘗授丸一掬夢中服之而差

孔覲行會稽郡事起兵乃夢行宣陽門道上顧望皆丘陵覬寤私告人曰丘陵者弗平建康其殆難尅薛安都征關陝至白口夢迎頭視天正見天門開謂左右曰汝見天門開不元凶弒逆世祖舉兵安都歎曰昔夢天開乃中興之象邪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兵敗輔國將軍蕭斌將斬

之夢人告之曰誦觀音經千遍則免旣覺誦之得千遍明日將刑誦之不輟忽傳呼停刑

沈慶之嘗夢引鹵薄入廁中慶之甚惡入廁之鄙時有善占者曰君必大富貴然未在旦夕問其故答云鹵薄故是富貴入廁中所謂後帝也知君不在今主後爲侍中太尉年八十夢有人以兩疋絹與之謂曰此絹足度因謂人曰老子今年不免兩疋八十尺也足度無盈餘矣是年果爲廢帝所害

前廢帝太后疾篤呼帝帝不行及太后崩後數日帝夢太后謂之曰汝不孝不仁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

悖如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
子雖多竝無天命大運所歸應還文帝之子其後湘
東王紹位果文帝子也

袁粲爲海陵太守廢帝卽位粲在郡夢日墮其胷上
因驚覺尋被徵管機密歷吏部尚書侍中驍衛將軍
南齊紀僧真自寒官事太祖後爲冠軍府參軍僧真
夢蒿艾生滿江驚而白之太祖曰詩人採蕭蕭卽艾
也蕭生斷流鄉勿廣言其見親如此

荀伯玉初爲太祖鎮軍中兵參軍太祖在淮南伯玉
假還廣陵夢上廣陵城南樓上有二青衣小兒語伯

玉云草中蕭九五相追逐伯玉視城下人頭上皆有
草泰始七年伯玉又夢太祖乘船在廣陵北渚見上
兩腋下有翅不舒伯玉問何當舒上曰却後三年伯
玉夢中自謂是咒師上向唾咒凡六咒有六龍出兩
腋下翅皆舒還而復斂元徽二年而太祖破桂陽威
名大震五年而廢蒼梧太祖謂伯玉曰卿時乘之夢
今且効矣

張敬兒爲車騎將軍心疑以世祖不勞問及垣崇祖
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
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

矣有闖人間其說之事達世祖伏誅

徐孝嗣領太子左衛率在率府晝卧齊北壁下夢兩童子遽云移公床孝嗣驚起聞壁有聲行數步而壁摧壓床

褚淵爲司徒錄尚書事少時嘗病篤夢人以卜著一具與之遂差其一以年四十八歲初更寢疾表遜位不許

曹武爲右衛尉將軍卒武雖武士頗有知人鑒梁武反崔慧景之在襄陽于時崔方貴盛武性儉嗇無所餉遺獨饋梁武謂曰卿必大貴我當不及見今以符

子相託每密送錢物并好馬時帝在戎多乏錢就武換借未嘗不得遂至十七萬及帝卽位忘其惠天監二年帝或夢如田塍下行兩邊水深無底夢中甚懼忽見武來負武帝得過曰卿今爲天下主乃爾忘我顧託之言耶我兒饑寒無依昔所換十萬可還其市宅帝覺卽使主書送錢還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竝蒙抽擢二三年間還爲大郡

南康王子旻字雲廣世祖第二十三子帝春秋高子旻最幼寵愛過諸子初世祖夢金翅鳥下殿庭搏食小龍無數乃飛上天明帝初世祖諸子多誅死其夢

乃驗永泰元年子夏誅年七歲

梁陶弘景字通明初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建武中齊宜都王鏗爲明帝所害其夜弘景夢鏗告別因訪其函中多說祕異因著夢記焉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己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松喬嗣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召巫視之巫言如夢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繇已出高祖遣上省醫徐裝視約疾還具以狀聞先是約嘗侍讌值豫州獻粟徑寸半帝奇之問曰粟事多少與約各疏所億少帝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讓前不讓卽羞是帝以

其言不遜欲抵其罪徐勉固諫乃止及聞赤章事大怒中使譴責者數焉約懼遂卒

江淹爲金紫光祿大夫卒少以文章顯晚節才思微退云爲宣城太守時罷歸始泊禪靈寺渚夜夢一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盡顧見丘遲謂曰餘此數尺旣無所以遺君自爾淹文章增矣又嘗宿於治亭夢一丈夫自稱郭朴謂淹曰吾有筆在卿處多年可以見還淹乃探懷中得五色筆一以授之爾後爲詩絕無美句時人謂之才盡

紀少瑜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以此筆猶可用卿自擇其善者其文因此遂進後至武陵王記室參軍

王茂初以元勳賜以鍾磬之樂及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絕墮地茂謂長吏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沈瑀齊末爲選曹郎梁高祖起兵瑀說陳伯之舉衆降瑀從在高祖軍中初瑀在竟陵王家素與范雲善齊末嘗就雲宿夢坐屋梁柱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

氏宅至是瑀謂高祖曰雲得不死此夢可驗及高祖即位雲深薦瑀自暨陽令擢兼尚書右丞

吉士瞻夢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領及覺思之而喜後士瞻任官至九改忽除涿秦二州甚惡之果卒

柳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禰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爲雍州刺史卒贈侍中開府儀同三司亦繼世隆焉

元帝初在尋陽賀革西上意甚不悅過別御史承江

華以情告之華曰吾嘗夢主上遍見諸子至湘東王
手脫帽授之此人後必當望卿其行乎華志之及太
清之難乃能克復故選邇樂推遂應寶命矣
始與王憺未薨前夢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頗
惡之數旬而卒

鮑泉之爲南討都督友人夢泉之得罪於世祖覺而
告之後未旬果見囚執頃之又夢泉之著朱衣行水
上又告泉之曰君勿憂尋得免矣因說其夢泉之密
記之俄而見復任皆如其夢

傅昭爲安城內史安城自宋來兵亂郡舍號凶及昭

爲郡郡內人夜夢見兵馬鎧甲甚盛又聞有八云當
避善人軍衆相與騰虛而逝夢者驚起俄而疾風暴
雨倏忽便至數間屋俱倒卽夢者所見軍馬踊踐之
所也自後郡舍遂安咸以貞正所致

劉霽母明氏疾霽年已五十衣不解帶者七旬詠
觀世音經數至萬遍夜因感夢見一僧謂曰夫人筭
盡君精誠所至當相爲申延後六十餘日乃亡

江紉字合縈幼有孝性年十三父舊患眼紉侍疾將
暮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
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紉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

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薦乃因智者啓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爲寺乞賜嘉名勅答云純臣孝子徃徃感應晉世顏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飲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爲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焉

劉之遴訪在荆府嘗寄居南邵廨忽夢前太子袁彖謂曰卿後當爲折臂太守卽居此中之遴後損臂遂臨此郡

何胤不仕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何疾及瘳其後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衿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旣而疾出不復瘳

朱耽爲太醫令嘗直禁省無何夜夢犬羊各一在御坐覺而思之告人曰犬羊者非佳物也今據御坐將有變乎旣而高祖蒙塵侯景登正殿焉

侯景反簡文帝外見幽繫朝士莫得接覲慮禍將及嘗不自安惟舍人殷不害後稍得入太宗指所居殿

謂之曰寵洎當死此下又曰吾昨夜夢吞土卿試爲思之不害曰昔重耳饋塊卒反晉國陛下所夢將符是乎太宗曰儻幽冥有徵莫斯言之不妄爾至是見弒實以紀盛土加於腹焉

沈初明爲御史中丞元帝江陵平遷長安元魏太祖授儀同三司甚禮待之初明恐元魏愛其文才乃閉門却掃無所交游時有文章隨卽毀棄不令流布嘗獨行經漢武通天臺爲表奏之陳已思歸之意奏訖其夜初明夢見有官禁之所兵衛甚嚴初明便以情事陳訴聞有人言甚不惜放卿幾日可至若一月內

見關出此恐不復錄我寤而異之當時以爲恍惚十餘日便有命放還與王克等竝得東歸

陰子春嘗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毀壞臨海神廟當座諫上有一大蛇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若破壞宅舍旣無所託欲憇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二日方知辨念毀廟因神牲醑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相報經月餘魏軍欲襲胸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之梁武以爲南青州刺史

王僧辯爲征討都督討侯景進師潯陽軍人多夢周

何二廟神云吾已助天子討賊自稱征討大將軍竝
來朱舫俄而反曰已殺景同夢者數十百焉

陳章昭達以功授鎮軍將軍初世祖嘗夢昭達升於
台鉉及旦以夢告之至是侍醺世祖顧昭達曰卿憶
夢不如何以償昭達對曰當効犬馬之用以盡臣節
自餘無以奉償

徐陵母臧氏嘗夢五色雲化而爲鳳集左肩上已而
誕陵焉陵至太子少傅

鄭灼勵志儒學少受業于皇侃灼性精勤尤明三禮
少時嘗夢與皇侃遇於途侃謂灼曰鄭郎開口侃因

嚼灼口中自後義禮愈進

後魏秦明工翰魯孫禎爲都牧尚書禎子瑞初瑞母
尹氏有娠致傷後晝寢夢一老翁具衣冠告之曰吾
賜汝一子汝勿憂之寤而私喜又問筮者曰大吉未
幾而生瑞禎以爲協夢故名瑞字天賜位大中大夫
卒贈太嘗卿

濟陰王鬱長子弼以世嫡應襲爲季父所奪初弼嘗
夢人謂已曰君身不得傳世封其紹先爵者君長子
紹遠也果如其言

任城王澄爲吏部尚書兼右僕射高祖至北印遂幸

洪池命澄侍昇龍舟因賦詩以述懷高祖曰朕昨夜
 夢一老翁頭鬚皓白正理冠服拜立路左朕恠而問
 之自云晉侍中稽紹故此奉迎神爽卑懼似有求焉
 澄對曰晉世之亂稽紹以身衛主殞命御側亦是晉
 之忠臣比于遭紂竟虐忠諫剖心可謂殷之良士二
 人俱死於王事墳塋並在於道周然陛下徒御瀝雒
 經殷墟而弔比干至洛陽而遺稽紹當是希思而感
 夢高祖曰朕何德能幽感達士也然實思追禮先賢
 樹揚忠懿比干稽紹皆是古之誠烈朕務濃比干禮
 略稽康紹情亦有愧然既有此夢或如任城所言於

是求其兆域遣使弔祭焉

中山王熙未誅前夢人告之曰任城王當死死後二
 日外君亦不免若其不信試看任城家熙夢中顧瞻
 任城第舍四面墻水無遺堵焉熙惡之覺而以告所
 親及熙之死也果如斯夢

李憲為揚州刺史於肅宗孝昌二年十月表云門下
 督周伏興以去七月患假還家至十一日夜夢渡淝
 水行至草堂壽南遙見七人一人乘馬著朱衣籠冠
 六人從後興路左而立至便再拜問興何人興對曰
 李公門下督覽使破石其人語興君可迴我是孝文

皇帝中書舍人遺語李憲勿憂賊堰此日破矣興行
兩步錄典姓字令興速白興寤曉遂還城具言夢狀
七月二十七日堰破

元順爲左僕射爾朱榮之奉莊帝召百官悉至可陰
素聞順數諫諍惜其亮直謂朱端曰可語元僕射但
在省不須來順不達其言聞害衣冠遂便出走爲陵
戶鮮于康奴所害家徒四壁無物歛尸止有書數千
卷而已門下通事令史王才達裂裳覆之莊帝還宮
遣黃門侍郎山偉巡喻京邑偉臨順喪悲慟無已既
還莊帝恠其聲散備以狀對莊帝勅侍中元祉曰宗

室喪亡非一不可周瞻元僕射清高之節死乃益彰
特贈絹百疋餘不得爲例贈尚書令司徒公謚曰文
烈初莊帝在藩順夢一段黑雲從西北直來觸東南
上日月俱破復目諸星天地盡闇俄而雲消霧解便
有日出自西南隅甚明淨云長樂王曰尋見莊帝從
閭闔門入登太極殿唱萬歲者三百官咸加朝服謁
帝唯順集書省步廊西槐樹下脫衣冠卧旣寤告元
暉業曰吾昨夜夢於我殊自不佳說夢因解之曰黑
雲氣惡者是北方之色終當必有北敵以亂京師
宮殘毀百寮何者日君象也月后象也衆星百官象

以此言之京邑其當禍乎昔劉曜破晉室以爲髑髏臺前途之事得無此乎雖然彭城王勰有文德於天下今夢其兒爲天子積德必報此必然矣但恨其得之不久所以然者出自西南以時易年不過三載但恨我不見之向者我夢卧槐樹下槐字木傍鬼身與鬼并復解冠冕此寧不死乎然亡後乃得三公贈爾皆如其夢

酈範幼爲青州刺史加冠軍將軍還爲尚書右丞後除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假范陽公範前解州還京口夜夢陰毛拂踝他日說之時齊人有占夢者曰史武

進云豪盛於齊下矣使君臨撫東秦道光海信必當重牧全齊再祿營丘矣範笑而荅曰吾將爲卿必驗此夢果如其言

崔浩爲司徒眞君十一年被誅浩初講害李順基崩已成夜夢秉火爇順寢室火作而順死浩與室家群立而觀之俄而順弟息號哭而出曰此輩吾賊也以戈擊之悉投於河寤而惡之以告館客馮景仁景仁曰此眞不善也非復虛事夫以火爇人暴之極也階亂兆禍復之招也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於原不可嚮爾其猶可撲滅乎且兆始惡者有終殃積不

善者無餘慶厲階成矣公其圖之浩曰吾方思之而不能悛至是而已

李元忠爲侍中領衛尉卒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且告其受師占大吉此可謂光焰先人也竟如其言

馬敬德天統初除國子博士太武爲後主擇師傅趙彥深進之入爲侍講其妻夢猛獸將來向之敬德走超叢棘妻伏地不敢動敬德占之曰吾當得大官超級過九卿也爾伏地夫人也

北齊崔季舒爲左光祿大夫妻晝麗寤云見人長一丈遍体黑毛欲來逼已巫曰此是五道將軍入宅者不祥俄被誅

張亮字伯德拜太中大夫薛琰嘗夢於山上掛絲以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幽字也君其幽州刺史乎果然

竇泰母初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驟雨霑洒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渡河湔裙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從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後主夜夢黑衣貴人迭相驅逐乃向之拜後築西鄙

諸城爲羗兵鼓譟凌之多作黑衣人共
內參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軍馬馳驚前
不得有人解髮散而歸

後周高林母嘗被襖泗濱遇見一石光彩朗潤遂持
以歸是夜夢一人衣冠有若仙者謂其母曰夫人向
所將來之石是浮磬之精若能寶持必生令子其母
夢寤便舉身流汗已而有娠乃生琳因以名字焉及
長有大度知略從文帝累有戰功後位至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

隋蕭王爽討突厥明年徵爲納言高祖甚重之亦幾

寤疾上使巫者薛榮宗視之云衆鬼爲厲藥令左右
驅逐之居數日有鬼物來擊榮宗榮宗走下階而驚
其日爽薨

元德太子昭煬帝長子也初文帝以開皇三年四月
庚午夢神自天而降云是天將生降寤召納言蘇威
以告之及聞蕭妃在并州有娠迺置大興宮之客省
明年正月戊辰而生臨養於宮中號大曹王

唐裴寂字玄真蒲州人初仕隋爲左親衛家貧無以
自業每徒步詣京師經華岳廟祭而祝曰窮困至此
敢修誠謁神神之有靈鑒其運命若富貴可期當降

吉夢再拜而去夜夢白頭翁謂寂曰卿年三十已後
方可得志終當位極人臣爾至武德中爲司空
徐慶太宗時爲征遼判官有一典不得姓名慶在軍
忽夢已化爲羊爲典所殺覺懼流汗至曉典判案慶
問曰汝夜有夢否典云夢公爲羊某屠之繇是慶不
食羊前天時慶至司農少卿雍州司馬時典已任大
理獄丞後慶被誣與內史令裴炎通謀慶應接英公
徐敬業揚州反被執送大理忽見丞押獄慶流涕謂
曰征遼之夢今當應之及被戮竟丞引之
李儼趙州贊皇人爲兒童時夢有神人遺之雙筆自

是漸有學業弱冠舉進士後歷中書令兵部尚書同
中書門下三品

崔湜爲中書令景雲中坐事徙嶺外與尚書左丞盧
藏用同配流俱行湜謂藏用曰家弟承恩或莫寬宥
因遲留不速進行至荊州夢於講堂照鏡自以爲鏡
者明象吾當爲人主所明也以告占夢人張申申退
曰講堂者受法之所鏡者於文爲立見金此非吉徵
其日追使至縊於驛中

賀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神人以大鑿開其
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經義未幾而諸

師友北回受業焉後至國子博士

張鷟字文成聰警絕倫書無不覽爲兒重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母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鸞也爲鳳之位吾兒當以文章瑞於朝廷因以爲名字後終於司門員外郎

倬溫爲言欲觀察使塲生於首謂愛聳張復魯曰子任技書郎賜夢二黃衣人賫符來追及滙將渡一人續至曰彼墳至大功須萬日遂不涉而寤計今萬日矣與公決矣明日卒

史思明叛逆將爲其下所殺其夜思思明夢而覺據案

惆悵思明好伶人寢食嘗置左右以其殘忍皆怒之及此問其故思明日吾見夢向水中沙上有群鹿吾逐鹿及渡水而至沙上鹿死水盡言畢如廁伶人相謂曰鹿者祿也水者命也胡祿與命俱盡矣是夕思明爲朝義所殺

劉沔初爲中武小較從李光顏討淮西爲捉生將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嘗傷重卧草中日黑不知歸路昏然而曠夢人授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旣行朗然有雙光在前後歷振武河東義成鄭滑節度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卒

杜牧爲中書舍人得病嘗夢告曰爾改名畢又夢書片紙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寤而歎曰此過隙也其年以疾終

劉仁恭爲幽州節度使仁恭徵時曾夢佛幡於七指飛出或占曰君年四十九必有旌幡之貴後如其夢晉李專美字翊商京兆人後唐末帝鍾鳳翔專美爲記室在岐下曾夢具裳簡立嵩山之頂及爲端明殿學士與李崧同列而班在其上以所夢告崧且曰某非德非勲安可久在此秩居吾子之首乎因懇求他官尋移宣徽使

馬重績爲司天監夢游崑崙山與上仙語其言覺具述其事夜未央無病而卒

趙瑩字玄暉華陰人解禍爲康延孝從事後唐同光中延孝鎮陝州會莊宗伐蜀命延孝騎將將行畱瑩監修金天神祠功既集忽夢神召於前亭待以優禮乃謂瑩曰公富有前程所宜自愛因遺一劍一笏覺而駭異後爲中書令出爲晉昌節度移鎮華州入爲開府尹復相位加弘文館大學士

崔悅爲太嘗卿嘗自語於知友云某少時夢二人前引行路一人計地理曰一舍矣可以止一人曰此君

當更進三十有八里復行如所言二人偕止之俄而驚覺枕嘗識是夢以為定命之限故六十有七請退明年果終焉

李郁為光祿卿一日晝寢夢食豆棗覺而有疾謂其親友口嘗聞棗字重來呼寃之象也余神氣逼抑將不免乎天福五年夏卒

李周為權開封五將卒夢焚旌旗與鎧甲錄是歎息有歸休之意三上章不得謝年七十四卒帝聞其忠慎廉潔無積財歎息久之

馮胤孫後唐明宗朝為潞王河中從事天成中嘗計

事赴闕宿於選店其地有上選神祠夜夢神人見召

待以優禮手授二筆其筆一大小一覺而異焉及潞

王即位以胤孫為翰林學士胤孫以為契鴻筆之兆

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畢應也及拜平章事

上事中堂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時夢中所授者

胤孫始悟其數有定分也

周和凝年十七舉明經至京師忽夢人以五色筆一

束與之謂曰子有如此才何不舉進士自是才思敏

贍後至宰相罷為太子太傅卒

王仁裕字德輦天水人少孤不從師訓年二十五

夕夢割其腸胃引西江水以浣之又睹水中沙石皆有篆文因取吞之及寤心意豁然自是文性甚高後爲兵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徐台符爲兵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與太子太傅李崧爲執友崧爲蘇逢吉史弘肇所構乾祐三年秋夢崧謂曰予之冤橫得請於帝矣及蘇史誅竝梟首於市當崧所誅之地

趙上交仕晉爲御史中丞天福九年少帝禦契丹於澶淵上交從行忽中夜夢有一女子爲人設筮上交問曰此行主上儻風沐雨百官暴露營野契丹幾時

當北去也女子曰十二日五日也俄見女子袒衣身有金甲類將軍之狀上交駭而悟以告同列咸曰此真異夢不可輕爲占測當共志之時虜去駕還俱不以是日及十二年正月朔日契丹至浚北郊百官素服序列以朝之虜長被狐裘跨馬駐層阜之上令百官去綰具嘗服謂曰爾輩無懼吾亦人也因開襟示所據之甲具云我昨來特製此爲南討也蓋虜情多忌當欲明其有備爾時上交爲御史中丞首引百官見其事具省前夢退謂舊同列曰虜生北方稟陰氣女子象通卜筮者以多筭也此日乃明其應異乎及

契丹北還果以十七日也

李濤為中書侍郎兼戶尚書平章事漢隱帝乾祐元年三月免歸私第初濤於是月中書閣內晝寢夢廳事如新嚴飾張陳供具郡吏趨走言迎新宰相帶諸司使既寤心異之題記於柱至二十八日罷免尋除楊邠為相帶樞密使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九十四

謹言

古者命輔軒之使巡萬國采異言靡不畢載以為奏籍王者所以觀風俗之得失以考政也國風雅頌繇是生焉春秋已來乃有妣變總角之謠傳於閭巷皆成章協律著禍福之先兆推尋叅驗信而有徵洪範

冊府元龜

總錄部

卷之八百九十四

傳曰言之不從時則有詩妖是之謂也

晉獻公魯僖五年八月伐虢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

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子之辰

龍尾伏辰衲服振振取虢之旅衲音均又戈均反振音之人反龍尾尾星

也日日之會曰辰日在尾星故尾伏不見 蕩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

號公其奔蕩音奔焯音鶉火星也賁音鳥星之體也天策傳說星也星近日故焯焯無光曜也言

丙子平旦鶉火車軍事有成功也 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

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一月丙子

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周十一月

晉惠公即位出共世子而改葬之臭達於外共世子

公時葬不如禮故改葬之惠公悉於獻公夫人國人

賈君故申生臭達於外不欲為無禮者所葬也

誦之曰貞之無報也孰是人斯而有是臭也貞正也

以正禮改葬世子而不獲吉報也 貞為不聽以正葬

惟使是人有是臭者言惠公使之 聽信為不誠國斯無刑偷居幸生刑法也言惠公偷

見 不更厥貞大命其傾不變更其正大 威兮懷兮威畏

思也言國人畏 各聚爾有以待歸兮猗兮違兮必之也懷

哀兮猗歎也違去也言民心必欲 歲之二七其靡有去其上安上重遷故哀也

微兮二七十四歲後也靡無也無 若翟公子吾是之有微微者亦亡謂子圍也

依兮請重 鎮撫國家為王妃兮言重耳當霸 郭偃曰

甚哉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公以為榮也而惡滋彰夫

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載之美善也播布也越揚也

也載於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必也或知之十四

年君之冢嗣其替乎冢嗣太子也替滅也其數告於民矣數謂二七

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兆於民矣魄形也若入必霸諸

侯以見天子其耿光於民矣耿昭也數言之紀也謂言者紀

其六魄意之術也意民之志也術道也光明之曜也紀

言以叙之述意以導之明曜以焯之不至何待欲先

導者行乎先導為重耳導引者可行將至矣時又童謠曰其太子更

葬兮後十四年晉亦不昌昌乃在其兄其後惠公與

秦戰為秦所獲立十四年而死晉人絕之更立其兄

重耳是為文公遂霸諸侯

魯文成之世童謠曰鶴之鶴之公出欲之鶴鶴之羽

公在外野往饋之焉鶴鶴跣跣公在乾侯跣音跳行貌乾音

于乾侯在魏郡斥丘徵寨與禰徵求也寨禰也鶴鶴之巢遠哉搖搖搖音

不安稠父喪勞宋父以驕父讀曰甫甫者男子之通號也言昭公欲去季氏不

遂而出故曰喪勞定公無德鶴鶴鶴鶴往歌來哭謂昭

於下坐致君位故曰以驕至昭公時有鶴鶴來巢公攻季氏敗

乃以壘歸之

出奔齊居外野次乾侯八年死于外歸葬魯昭公名

稠公子宋立是為定公

漢元帝時童謠曰井水溢滅竈烟灌玉堂流金門至

成帝建始二年三月戊子北宮中井泉稍上溢出南
 流象春秋時先有鸛鶴之謠而後有來巢之驗井水
 陰也竈烟陽也玉堂金門至尊之居象陰盛而滅陽
 竊有宮室之應也王莽生於元帝初元四年至成帝
 封侯為三公輔政因以篡之時又童謠曰燕燕尾涎
 涎涎涎光澤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水門倉琅根燕飛來
 喙皇孫皇孫死燕喙矢其後帝為微行出遊嘗與富
 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過河陽主作樂見舞者趙
 飛燕而幸之故曰燕燕尾涎涎美好貌也張公子謂
 富平侯也水門倉琅根謂宮門銅鑲門之鋪首兩鑲鑲也銅色青故

曰倉琅鋪首御環故謂之根鑲讀與環同

言將尊貴也後遂立為皇后弟

昭儀賊害后宮皇子卒皆伏辜所謂燕飛來啄皇孫
 皇孫死燕啄矢者是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
 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
 為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
 謂黃象爵巢其顛也

翟方進成帝時為丞相奏罷汝南鴻隙陂後嘗枯旱
 郟中追怨方進童謠曰壞陂誰翟子滅飯我豆食羹
 芋魁言田無溉灌不生秬稻又無麥稷但有豆及反芋豆食者豆為飯也羹芋魁者以芋根為羹
 平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託言有神來告至後漢陂果復

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門望緹羣見一蹇人言欲上天令天可上地上安得人時隗囂初起兵於天水後意稍廣欲爲天子遂破滅囂少病蹇吳門冀都門名也有緹羣山

後漢更始時南陽有童謠曰諧不諧在赤眉得不得在河北是時更始在長安世祖爲大司馬平定河北更始大臣竝專權故謠妖作也後更始遂爲赤眉所殺世祖自河北興

光武建武初蜀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之故稱白五銖漢家貨明當復漢也

順帝之末京都童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時順帝卽世孝質短祚大將軍梁冀貪樹疏幼以爲已功專國號令以贍其私太尉李固以爲清河王稚性聰敏敦禮閱書加又屬親立長則順置善則固而冀寔白太后策免固徵蠡吾侯遂卽至尊固因是幽斃于獄暴屍道路而太尉胡廣封安鄉侯司徒趙戒廚亭侯司空袁湯安國亭侯

桓帝之初天下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文人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

鼓隴胡元嘉中涼州諸羌一時俱反南入蜀漢東出
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嘗負中國
益發甲李麥多委棄但有婦女穫割之也吏買馬君
具車者言調發者及有秩者也請爲諸君鼓隴胡者
不敢公言私咽語

建和初京師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通公爲吏子爲徒
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
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
擊之丞卿怒案此皆謂爲政者貪也城上烏尾畢通
者患高利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聚歛也公爲吏

子爲徒者蠻夷將叛逆父旣爲軍吏其子又爲卒徒
往擊之者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往討胡旣
死後又遣百乘車往車班班入河間者言乘輿班班
入河間迎靈帝也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
堂者靈帝旣立其母永樂太后好聚金以爲堂也石
上慊慊春黃梁者言永樂雖橫金錢慊慊嘗苦不足
使人春黃梁而食之也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
怒者言永樂教靈帝使賣官受錢所祿非其人天下
忠篤之士怨望欲擊懸鼓以求見丞卿主鼓者亦復
諂順怒而止我之又京都童謠曰游平賣印自有平

不辟豪賢及大姓按延熹末鄧皇后以譴自殺乃以
 竇貴人代之其父名武字游平拜城門較尉及太后
 攝政為大將軍與大傅陳蕃合心戮力惟德是建印
 綬所加咸得其人豪賢大姓皆絕望矣至末年京都
 童謠曰茅田一頃中有井四方纖纖不可整嚼復嚼
 今年尚可後年饒風俗通云作說案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茅喻羣賢也井法也于時中嘗侍管霸蘇康憎
 疾海內英哲與長沙少府劉囂大嘗許詠尚書柳分
 袁山委書柳分權豪之黨為范滂所奏尋穆史佟佟後亦為司徒應劭
 也進右司隸唐珍等代作唇齒河內牢川詣闕上書汝

穎南陽上采虛譽專作威福其陵有南北二部三輔
 尤甚繇是傳考黃門北寺如見廢閣茅田一頃者言
 羣賢眾多也中有井者言雖阨窮不失其法度也四
 方纖纖不可整者言姦慝大熾不可整理嚼復嚼者
 京都飲酒相強之辭也言食肉者鄙不恤王政徒耽
 宴飲歌呼而已也今年尚可者言但禁錮也後年饒
 者陳竇被誅天下大壞又京都童謠曰白蓋小車何
 延延河間來合諧案解瀆亭屬饒陽河間縣也劉昭案郡
國志饒陽本屬涿後屬安平靈帝既是河間王居無
曾孫謠言自是有徵無事河間之縣為儉也
 幾何而桓帝終使者迎解瀆侯皆白蓋車從河間來

延延衆貌也是時御史劉儵建議立靈帝以儵為侍
中中嘗侍候覽畏其親近必當間已自拜儵泰山太
守因令司隸迫促殺之朝廷少長思其功效乃拔用
其弟卻致位司徒此為合諧

靈帝時京都歌曰承樂世董逃遊四郭董逃蒙天恩
董逃帶金紫董逃行謝恩董逃整車騎董逃垂欲發
董逃與中辭董逃出西門董逃瞻宮殿董逃望京城
董逃日夜絕董逃必摧傷董逃案董謂董卓也言雖
跋扈縱其殘暴終歸逃竄至滅族也末年京都童謠
曰侯非侯王非王千乘萬騎上北邙案中平六年史

侯登躡至尊未有爵號為中嘗侍段珪等數十人所

執公卿百官尾隨其後到河上乃得來還此為非侯

非王上北邙者也

英雄記曰京師謠歌咸言河臘叢
進獻帝臘日生也風俗通曰鳥臘

鳥案逆臣董卓逢天虎門民窮凶極惡關東舉兵共
欲誅之轉相顧望莫肯先進處處停兵數十萬善鳥
臘虫相隨
舞取之

獻帝踐祚之初京都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一
卜不得生案千里草為董十日一卜為卓凡別字之
體皆從上起左右離合無有急召之乃乘追風車東
渡河終如童謠之言

魏齊王正始八年大將軍曹爽用何晏鄧颺丁謚之

謀專擅朝政時人爲之諺曰何鄧丁亂京城
嘉平中諺曰白馬索羈西南馳其誰乘者朱虎騎朱
虎者楚王彪小字也王陵令狐獨愚聞此諺謀立彪
事發陵等伏誅彪賜死

吳諸葛恪爲大傅荆揚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及爲孫
峻所殺先是有童諺曰諸葛恪蘆葦單衣篋鈎落於
何相求成子閻成子閻者反言石子岡也建業南有
長陵名曰石子岡葬者依馬鈎落者較飾束帶也謂
之鈎帶及恪死果以葦席裹其身而篋其腰投之此
岡

廢帝建興初公安有白鼉鳴童諺曰白鼉鳴龜背平
南郡城中可長生守死不去義無成南郡城可長生
者有急易以逃也明年諸葛恪敗弟融鎮公安亦見
襲融刮金印龜服之而死鼉有鱗介思兵之象又曰
白祥也

景帝永安二年將守質子羣聚嬉戲有異小兒忽來
言曰三公鋤司馬如又曰我非人熒惑星也言畢上
并仰視若曳一匹練有頃沒後四年蜀亡六年魏廢
二十一年而吳平於是九服歸晉魏與吳蜀並戰國
三公鋤司馬如之謂也

後主將徙都武昌時有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民沂沔供給咸怨毒焉

晉武帝將平吳童謠曰阿童復阿童御刀浮渡江不畏岸上虎但畏水中龍羊祜在荊州聞之曰此必水軍有功但當思應其名者爾會益州刺史王濬徵為大司農祜知其可任濬又小字阿童因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密令脩舟楫為順流之役及征吳江西衆軍無過者而濬先定秣陵

太康中平吳後江南童謠曰局縮肉數橫目中國當敗吳當復又曰宮門柱且莫朽吳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吳復不用力於是吳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為亂者相繼案橫目者四字自吳亡至元帝興幾四十年元帝興於江東皆如童謠之言焉元帝懦而少斷局縮肉者有所斥也

武帝末年京雒為折楊柳之歌其曲始有兵革苦辛之辭終以擒獲斬截之事是時三楊貴盛而被族滅楊太后廢黜幽死宮中折楊柳之應也

三楊謂楊駿兄弟為武帝

楊后之父也

惠帝永熙年童謠曰二月末三月初荆筆楊板行詔

書宮中大馬幾作驢此時楊駿專權楚王用事故言
荆筆楊板二人不誅則君臣禮悖故云幾作驢也
元康中京雜童謠曰南風起吹白沙遙望魯國何嗟
峨千歲鬪體生齒牙又曰城東馬子莫隴陶比至來
年纏汝髮南風賈后字也白晉行沙門太子小名魯
賈謐國也言賈后將與謐爲亂以危太子而趙王乃
因囂咀嚼豪賢以成篡奪不得其死之應也是時天
下商農通着大鄣曰童謠曰屠蘇鄣曰覆兩耳當見
驢兒作天子及趙王倫篡位其目實眇焉趙王倫旣
篡維中童謠曰獸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

水從西來河灌灌數月而齊王成都河間義兵同會
誅倫案成都西藩在鄴故曰獸從北來齊東藩而在
許故曰龍從南來河間河水源在關中故曰水從西
來齊王輔政居於官西又有無君心故言登城看也
大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爲龍後中原大
亂宗藩多絕唯琅邪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東
而琅邪嗣統是爲元帝

齊王冏爲大司馬專朝政有童謠曰著布袍服爲齊
持服俄而冏誅

朝政時維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又以三月二十
五日廢二十七日爲東海王所殺如謠言焉

東海王越高密王泰之次子也迺惠帝還都雒陽爲
太傅錄尚書事時維中有童謠曰維中大鼠長丈二
若不早去大狗至及苟晞將破汲桑又謠曰元起兄
弟大落度上桑打樵爲苟作繇是越惡晞奪其兗州
隙難遂構焉

王浚字彭祖爲幽州牧將僭號童謠曰十囊五囊入
棗郎棗嵩浚之子婿也浚問責嵩而不能罪之又謠
曰幽州城門似藏戶中伏尸王彭祖浚後爲石勒所

殺愍帝建興初有童謠曰天子何在豆田中時王浚
在幽州以豆有藿殺隱士霍原以應之及帝降劉聰
驩營實在城東豆田壁又江南謠曰旬如白坑破合
集持作甌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甌甌案白者晉行坑
器有口屬瓮質剛亦金之類也旬如白坑破者言二
都傾覆王室大壞也合集持作甌者元帝鳩集遺餘
以主社稷未能克復中原但偏王江南故其論也及
王敦作逆石頭之事六軍大潰兵人抄掠京邑爰及
二宮其後三年錢鳳復攻京邑阻水而守相持月餘
日焚燒城邑井堙木刊矣鳳等敗退沈充將其黨還

丹房通雅 卷之八十九
吳興官軍踵之蹈籍郡縣充父子授首黨與誅者以
百數此所謂之揚州破換敗吳興覆瓿瓿瓦器
又小於甕也

明帝大寧初童謠曰側側力力放馬山側大馬死小
馬餓高山隳石自破及明帝終成帝幼爲蘇峻所逼
遷于石頭御膳不足此大馬死小馬餓也高山峻也
又言峻尋死石峻弟蘇石也峻死後石據石頭尋爲
諸公所破復是隳山石破之應也

成帝咸康初河北謠云麥入土殺石虎是歲虎爲石
閔所殺又童謠云噉噉何隆隆駕車入梓宮少日而

宮車晏駕

庾亮爲征西將軍開府假節鎮武昌出至石頭百姓
於岸上歌曰庾公上武昌翩翩如飛鳥庾公還揚州
白馬牽旌旒又曰庾公初上時翩翩如飛鳥庾公還
揚州白馬牽流蘇後連徵不入及薨於鎮以喪還都
葬皆如謠言

穆帝升平中童兒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
阿子汝聞不升平末俗間又忽作廉歌有扈謙者聞
之曰廉者臨也歌云白門廉宮庭廉內外悉臨國家
其大諱平少時而穆帝晏駕太后哭之曰阿子汝聞

否

哀帝隆和初童謠曰外平不滿斗隆和那得久桓公入石頭陛下徒跣走朝廷聞之而改年曰興寧而復歌曰雖復改興寧亦復無聊生至是升平五年而穆帝晏駕不滿斗謂不至十年也無聊生謂哀帝尋晏駕也後桓温入朝廢海西公

海西公太和中百姓歌曰青青御路楊白馬紫絲韁汝非皇太子那得甘露漿識者曰白者金行馬者國族紫爲奪正之色明以紫間朱也西公尋廢其三子竝非公之子縊以馬韁死之明日南方獻草露焉

太和末童謠曰犁牛耕御路白門種小麥及海西公被廢百姓耕田以種小麥遂如謠言又海西公初生皇子百姓歌云鳳凰生一雛天下莫不喜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其歌甚美其旨甚微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己子

孝武帝大元末京口謠曰黃雌鷄莫作雄父啼一旦去毛衣衣被拉颯棲尋以王恭起兵誅王國寶族爲劉牢之所敗故言拉颯棲也王恭爲平北將軍青兗二州刺史假節鎮京口舉兵誅王國寶百姓謠云昔年食白飯今年食麥麩天公誅讒汝教汝捻隴喉隴

喉喝復喝京口敗復敗識者曰昔年食白飯言得志也今年食麥麩麩其精已去明將敗也天公將加譴謫而誅之也捻喉氣不通死之祥也敗復敗一寧之辭也恭尋死京都又大行欬疾而喉竝喝焉又恭在京口百姓間忽云黃頭小兒欲作賊阿公城下指縛得又云黃頭小兒人欲作亂賴得金刀作藩翰黃字上恭字頭也小人恭字下也尋如謠言者焉桓石民為西中郎將荊州刺史鍾水流百姓忽歌黃曇子其曲曰黃曇英揚州大佛來上明頃之而桓石民死王忱為荊州黃曇子乃是忱字也忱小字佛大是佛來上明也

庾楷為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百姓歌曰重羅黎重羅黎使君上南上無還時後楷南奔桓玄為玄所誅

殷仲堪為振威將軍荊州刺史假節鎮江陵時童謠曰芒籠目繩縛腹殷當復未幾而仲堪敗桓玄遂有荊州

桓玄初為輔國將軍南蠻校尉鎮荊州及將僭亂有童謠曰長干巷巷長干今年殺郎君後年斬諸桓其凶兆符會如此郎君謂元顯也又玄時民謠語云征

鍾落地桓弁征征鍾至穢之服桓四體之下稱玄白
下居上猶征鍾之服歌謠下體之詠民口也而云落
地墜地之辭奔走之言其驗明矣

司馬元顯為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以總朝政時民
謠詩云當有十一口當為兵所傷木亘當北渡走入
浩浩鄉又云金刀既以剋疊疊金城中此時詩云
陽道人竺曇林所作多行於世孟顛釋之曰十一口
者玄字象也木亘桓字也桓氏當悉走入關維故云
浩浩鄉也金刀劉也唱義諸公皆多姓劉疊疊美盛
貌也安帝隆安中百姓忽作懊懣之歌其曲曰草土

可攬結女兒可攬擷尋而桓玄篡位義旗以三月二
十日掃定京都誅之宮女及逆黨之家子女妓妾悉
為軍賞東及歐越北流淮泗人皆有獲故言時則草
可結事則女可擷也桓玄既篡童謠曰草生及馬腹
鳥啄桓玄目及玄敗走至江陵時正五月中誅於其
湖焉

義熙初童謠曰官家養蘆化成荻蘆生不正自成積
其時官養蘆龍寵以金紫奉以各州養之極也而龍
不能懷我好音舉兵內伐遂成讐敵也蘆生不正自
成積及蘆龍之敗斬伐其黨猶如草木以成積也蘆

龍據廣州人為之謠曰蘆生漫漫竟天半後擁上流
 數州之地內逼京輦應天半之言又小兒相逢於道
 輒舉其兩手曰蘆徤徤次日鬪歎末曰翁年老翁年
 老當時莫知所謂其後盧龍逼舟艦蓋川徤徤之謂
 也既至查浦屢尅期欲與官鬪鬪歎之應也其時復
 有謠言曰盧橙橙逐水流東風如忽起邠得人石頭
 盧龍果敗不得入石頭也盧循小名元龍也
 前涼張寔為荊州刺史時焦崧陳安寇隴右東與劉
 曜相持秦雍之人死者十八九永嘉中長安謠曰秦
 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至是謠言驗矣

張茂為涼州牧州大姓賈摹實妻弟也勢傾西土先
 是謠曰手莫頭圖涼州茂以為倭誘而殺之於是豪
 右屏迹威行涼域

張駿將立為涼王姑臧謠曰鴻從南來雀不驚誰謂
 孤雛尾翅生高舉六翮鳳凰鳴至是而復收河南之
 地

前秦苻洪雒陽臨渭氏人父懷歸部落小帥先是隴
 右大雨百姓苦之謠曰雨若不止洪水必起故因名
 其子曰洪

符生初生夢大魚石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魚化為

龍男便爲王女爲公問在何所雒門東東海符堅封也時爲龍驤將軍第在雒門之東生不知是堅以謠夢之故誅其侍中太師錄尚書事魚遵及七子十孫時又謠曰百里望空城鬱鬱何青青瞻兒不知法仰不見天星於是悉壞諸空城以禳之

符堅初滅燕慕容冲之姊爲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出冲長安又謠曰鳳凰鳳凰止阿房堅以鳳凰非梧桐不棲竹實不

食乃植梧桐數十萬株于阿房城以待之冲小字鳳凰終爲堅賊入止阿房城焉又謠曰長鞞馬鞭擊左股大歲南行當復虜秦人呼鮮卑爲白虜慕容謂之起於關東果歲在癸未堅將南伐有謠云堅不出項聖南伐羣臣勸堅停項爲六軍聲鍾堅不從爲晉師所敗堅強盛時童謠曰阿堅連牽三十年後若欲敗時當在江淮間及堅在位凡三十年敗於淝冰又謠云河水清復清苻裕死新城及堅爲姚萇所殺死於新城復謠歌云魚羊田升當滅秦識者以爲魚羊鮮也田升卑也言滅秦者鮮卑也其羣臣諫堅令盡誅

明史紀事本末卷之六十一

鮮卑堅不從及淮南敗還初為慕容冲所攻又為姚
長所殺身死國滅

慕容氏鮮卑種也

堅為冲所攻謠曰堅入

五將山長得堅大信之告其太子宏曰脫如此言天
或導余今留汝兼總戎政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
兵運糧以給汝天其或者正訓予也於是遣衛將軍
楊定擊冲于城西為慕容冲所擒堅彌懼付宏以後
事將中山公詵張夫人率騎數百出如五將竟為姚
長所害

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垂軍人饑甚多奔中山幽
冀人相食初關東謠曰幽州缺生當滅若百姓絕缺

垂之木名也與不相持經年百姓死幾絕

後涼呂光初徙西海郡人於諸郡至是謠曰朔馬心
何悲念舊中心勞燕雀何徘徊意欲還故巢頃之遂
相扇動復徙之于西河樂都

後燕慕容熙將滅先有童謠曰一束藁兩頭燃禿頭
小兒來滅燕藁字上有艸下有禾兩頭燃則禾草俱
盡而成高字高雲父名拔小字禿頭拔三子而雲季
也熙竟為雲所滅如謠言焉

南燕慕容德將自立先有謠言曰大風蓬勃揚塵埃
入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顛惟有德人據三

臺及慕容詳僭號中山為後魏所沒德自鄴徙滑臺
八井三月謂并州魏所都也

宋文帝元嘉中謠言錢塘當出天子乃於錢塘置武
軍以防之其後孝武帝即大位於新亭寺之禪堂禪
之與錢音相近也

後廢帝元徽中童謠曰襄陽白銅蹄郎殺荊州兒後
沈攸之反雍州刺史張敬兒襲江陵殺沈攸之子元
琰等

南齊尚書令王儉造白紵歌周處風土記云吳黃龍
中童謠云行白者君追汝句驪馬後孫權征公孫淵

浮海乘船舶白也今歌和聲猶云行白紵馬

武帝永明初百姓歌白馬向城蹄欲得城邊草後
間云陶郎來白者金色馬者兵事三年妖賊唐寓之
起言唐來勞也又虜中童謠云黑水流北赤火入齊
尋而京師人家忽生火赤於嘗火熱小微貴賤爭取
以治病法以此火灸桃板七炷七日當差敕禁之不
能斷京師有病瘦者以炙數日而差鄰人笑曰病偶
自差豈火能為此人使覺願間癯明日瘦還如故後
梁以火德興

文惠太子在東宮作兩頭讖詩後句云磊磊落落玉

山曠自此長王宰相相繼薨祖二宮晏駕文惠太子作七言後句輒云愁和諦後和帝果禪位於梁齊宋以來民間語云擾攘建武上明帝初誅害潘戚京師

危駭

建武明帝年號

東昏永光元年童謠曰洋洋千里流瑟瑟東城頭烏馬烏皮袴三更相告訴脚踏不得起誤殺老姥子千里流者江裕也東城遙光也遙光夜舉事垣歷生著烏皮袴褶往奔之跛脚亦遙光老姥子孝字之象徐孝嗣也

永元中童謠云野猪雖嗥嗥馬子空間渠不知龍興

虎飲食江南墟七九六十三廣莫人無餘鳥集傳舍頭令汝得寬休但看三八後摧折景陽樓識者解云陳顯達屬猪雀慧景屬馬非也東昏侯屬猪馬子未詳梁王屬龍蕭穎胄屬虎雀慧景攻臺城頓廣莫門死時年六十三鳥集傳舍郎所謂瞻鳥爰止于誰之室三八二十四起建元元年至中興二年二十四年也摧折景陽樓亦高臺傾之意也言天下將去乃得休息

齊宋際民間語云和起言以和顏而為變起也後和帝云

梁武帝大通初陳慶之爲颯勇將軍送後魏北海王
元穎卽魏帝位于雒陽官慶之麾下悉著白袍所向
披靡先是雒中童謠曰名師大將莫自牢千兵萬馬
避白袍又普通中童謠云青絲白馬壽陽來其後侯
景果乘白馬兵皆青衣所乘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
意氣駿退其奔軻必低頭不前侯景未敗前江陵謠
言苦竹町市南有好井荊州軍殺侯景及景首至元
帝付諮議叅軍李季長宅東卽苦竹町也旣加鼎鑊
卽用市南水馬梁末童謠云可憐也馬子一日行千
里不見馬上郎但見黃塵起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

理及王僧辯滅羣臣以謠言奏聞曰辯大乘肥馬以
擊侯景馬上卽王子也塵謂陳也而不解皂莢之謂
旣而陳滅於隋說者以爲江東謂殺羊角爲皂莢隋
氏姓楊楊羊也言終滅於隋然則興亡之蓋有數云
陳高祖未卽位時與齊戰勝先是童謠云虜萬夫入
五湖城南酒家使虜奴自晉宋以後經絀在魏境泣
淮邑北南人皆謂爲虜是時以賞俘質酒者一人乃
得一醉陳初有童謠曰黃斑青驄馬發自壽陽浹來
時冬氣未去日春風始其後陳主果爲韓擒虎所敗
擒虎本名豹黃斑之謂也破建康之始復乘青驄馬

往反時節皆相應至是方悟

後主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之詞曰桃葉復桃葉
渡江不用艤但渡無所苦我自迎接汝晉王伐陳之
始置營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自新
林以導北軍之應後主造齊雲觀國人歌之曰齊雲
觀寇來無際畔功未畢而為隋師所虜

後魏後廢帝時張歡等掩襲爾朱世隆及爾朱彥伯
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
外懸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高歡先是雜中謠曰三
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頂脚去根

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竝驗

東魏孝靜武定中有童謠云百尺高竿摧拆水底燃
燈燈滅高者齊姓也燈文襄名五年神武薨摧拆之
應七年文襄遇盜所害燈滅之徵也

北齊神武討爾朱兆破之先是孝明之時雜下以兩
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拔
謂拓拔言俱將衰敗之兆神武始移都于鄴時有童
謠云可憐青雀子飛入鄴城裏作窠猶未成舉頭大
鄉里寄書與婦母好看新婦子魏孝靜帝清河王之
子也后則神武之女鄴都官室未備即逢禪代窠未

成之効也文宣以后爲太原長公主降於楊愔特婁
后尙在故言寄書於婦母新婦子斥后也

竇泰爲侍中京畿大都督神武西討泰從行爲周文
帝所襲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慧化尼謠云竇行臺
去不廻

河間王孝琬文宣世驕矜自負又怨執政因爲和士
開祖班所譖云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楊樹
頭金鷄鳴說者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鷄鳴孝琬將
見金鷄而大赦帝頗惑遂殺之

廢帝卽文宣子未被害前童謠云中興寺裏白鳧公

四方側聽聲雍雍道人聞之夜打鍾時丞相府在北
中卽舊中興寺也鳧翁蓋指武成小字步落稽也道
人濟南王小名也打鍾言將被擊也

孝昭帝之殺楊愔等廢幼主而自立先是童謠口口
羊頭毛禿殺纏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
遠我道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婆姑禍也道人姑夫
死也羊也角文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
嘗作尼故曰阿婆姑愔子獻天和皆尙帝姑

武成帝大寧二年春武明太后病徐之才弟之範爲
尙藥典御敕令診候內史皆令呼太后爲石婆蓋有

俗忌故改名以厭制之範出告之才曰童謠云周里
跂求伽豹祠嫁石婆斬家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緹靴
今太后或改名私所致怪之才曰跂求伽胡言去已
豹祠嫁石婆豈有好事斬家作媒人但令合葬自斬
家唯得紫緹靴者得至四月何者紫之爲字此下系
緹者熟當在四月之中之範問靴是何義之才曰靴
者革傍化寧是久兆至四月一日后果殂先是又有
童謠曰九龍母死不作孝及妻太后喪武成不改服
緋袍如故又武成時謠言盧六十稚十四搥子拍頭
三十二陽子術語人曰且四八天之大數太上之祚

恐不過此既而武成年果三十二

後主武平元年童謠曰狐截尾你欲除我我除你其
年四月隴東王胡長仁謀遣刺客殺和士開事露反
爲士開所譖死

二年童謠曰和士開七月三十日將你向南臺小兒
唱訖一時拍手去殺却至七月二十五日御史中丞
琅邪王儼執士開送於南臺而斬之是歲又有童謠
曰七月刈禾傷早九月喫饀正好十月洗蕩飯瓮十
一月出却趙老七月和士開被誅九月琅邪王遇害
十一月趙彥深出爲西兗州刺史一云綦連猛趙彥

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祖班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卽日就途先是謹曰七月刈禾大旱九月暵饑禾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

武平末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樽但滿酌後主穆后名邪利本斛律后從婢也小字黃花母子淫嬖于預朝政時人患之後主自立穆后以後昏飲無度故云清觴但滿酌尋逢齊亡欲落之應鄴中又有童謠口金作掃帚下作把淨殿屋迎西家未幾周師入鄴

後周初有童謠曰白楊樹頭金鷄鳴祇有阿舅無外甥靜帝隋氏之甥旣遜位諸舅强盛

隋高祖仁壽四年七月煬帝卽位并州總管漢王諒謀反并州謠言云一張紙兩張紙客量小兒作天子時僞署官告身一紙別授則二紙諒聞謠喜曰我幼時字阿客量與諒同音吾於皇家最小以爲應之俄而兵敗

大業中童謠曰桃李子鴻鵠遊陽山宛轉花林裏莫浪語誰道許其後李密坐楊玄感之逆爲吏所拘在路逃叛潛結羣盜自陽城山而來襲破雒口倉後復

屯兵苑內莫浪語密也字文化及自號許國尋亦破滅誰道許者蓋驚疑之辭也

唐太宗破竇建德建德中滄窳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揚武威生獲之先是軍中有童謠曰豆入牛口勢不得久建德行至牛口渚甚惡之果敗於此

高宗永徽末里歌有桑條韋也女韋也樂及神龍中韋后用事太嘗少卿鄭愔作桑條歌十篇上之

龍朔中俗飲酒令曰子母去離連臺拗倒俗語盃盤爲子母又名盤爲臺及中宗廢於房州之應又里歌有突厥監及則天時遣尚書閻知微送武延秀使突

厥突厥怒則天廢李氏乃囚延秀立知微爲可汗族以入寇乾封之後天后盛勸行中嶽之禮頗下詔皆屢年饑及蕃夷寇邊而輟於是嵩山之下營奉大宮以爲有事之漸時有童謠曰高山兀幾層不畏登不得所畏不得登及是禮物畢備竟以疾還

武后如意初里歌黃塵草中藏彎弓射爾傷後契丹李萬榮叛陷營州則天令總管曹仁師王孝傑等將兵百萬討之敗於黃驛契丹乘勝至於趙郡垂拱已後東都有挈苾兒歌皆淫艷之詞後張易之兄弟有內嬖易之小字挈苾

憲宗元和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安童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曰舞了也識者謂打麥者蓋言打麥時也麥打蓋時暗中突擊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僖宗廣明元年十二月巢賊陷長安議者以舊有謠云金色蝦蟇爭努服翻却曹州天下反黃巢敗亡走入泰山為其甥林言所殺言送于時溥溥由首送闕中中和初有謠云黃巢須走泰山東死在翁家翁時巢死之處民家乃姓翁也後唐末帝始離岐下凡降附及本城將較皆與不泣

之賞及從至京師累月延望署置不及始望相謠言去却生菩薩扶起一條鐵淮南李嗣京參閱閩王王審知光州人兄潮威武軍節度福建觀察審知為副乾寧中潮卒審知遂繼兄位先是閩中有謠云潮水來巖頭沒潮水去矢口出矢口知字也果陳叢死王潮代之潮死審知繼位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幾微與妙莫能及之非可容易而譚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蓋非君子人者不册府元龜

魏報云... 十年六月辛丑盜殺宰相武元衡先是長
 安童謠曰打麥麥打三三三既而旋其袖口舞了也
 名謂打麥者蓋言打麥時也麥打蓋時暗中突擊
 也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舞了也謂元衡之卒也
 曹鼎孫王歐升之歐孫審味歐也安讀者以舊有謠
 謂天歐水來幾頭歐歐水去矣口出矣口味字也果
 歐孫隔鏡中歐卒審味歐孫只此矣吳陸中言
 歐王王審味光歐人只歐幾友軍酒歐歐幾歐幾
 歐之去法全善對其歐一歐幾幾外翁也
 少貴以爲至京爾累民聚對歐歐歐歐歐歐歐歐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總錄部 一百四十五

達命 運命 知亡日

達命

孔子罕言命者以其幾微奧妙寡能及之非可容易
 而譚也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非君子人者不
 得與於斯矣中古以還英偉間出乃有遭死生之變

而泊然無撓遘艱虞之會而毅然有守不溺於私受
 不徇於拘忌蒙謗毀而不自明嬰禍患而不苟免咎
 徵集而不戚凶怪至而自屏斯皆宅純粹於心府宴
 得壘於道樞安時處順以全其真窮理盡性而達於
 命者也

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康顏刻為僕以其策指之曰昔
 吾入此繇彼缺也康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嘗
 暴康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類陽虎拘焉五日顏
 淵後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也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顏淵曰子在
 回何敢死言夫子在也無所敢死也康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

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

言文王雖已没其文天見在此此自謂身也

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

文王既没故孔子自

謂後死也言天將喪此文者本不當使我知之今使我知之未欲喪之也

天之未喪斯文

也康人其如予何

如予何猶言奈我何也天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康人欲奈我何言

不能違天害已

孔子使從者為甯武子臣於衛然得去又魯

定公卒孔子去曹適宋

史記年表定公十三年孔子至衛十四年至陳哀公二年

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

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

魋其如予何

天生德者謂授以聖性德令天與吉無不利故曰如予何

孔子疾病

子路請禱

禱禱請於鬼神

子曰有諸

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

子路對曰

有之誅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子路失指誅禱篇各

子曰丘之禱

久矣

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孔子嘗喟然嘆曰莫我知

也夫子貢曰何為莫知子

子貢怪夫子言何為莫知已故問之

子曰不

怨天不尤人

孔子不用於世而不怨天人不知已亦不尤人

下學而上達

下

人事上

知我者其天乎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惟天知己

又公伯寮

愬子路於季孫

愬譖也伯寮魯人孔子弟子也

子服景伯以告

魯大夫子

服何忌也

曰夫子固有惑志

季孫信讒志

於公伯寮吾

力猶能肆諸市朝

吾勢力猶能辨子路之無異於季原使之誅寮而肆之有罪既刑陳

其戶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

公伯寮其如命何孔子窮於陳蔡七日不嘗食藜藿

不糲宰予備矣

備當作憊極也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此之謂憊矣

孔子絃歌於室

顏回擇菜於外子路與子貢相言曰夫子逐於魯削

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陳蔡殺夫子若無罪籍夫子

絃歌鼓舞未嘗絕音蓋君子之所無醜也若此乎顏

回無以對入告夫子孔子愀然推瑟喟然嘆曰繇與

賜也小人也台吾語之路與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

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達於道之謂達窮於道之謂

窮

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今丘也抱仁義之道

以遭亂世之患其窮之為

言不窮也

故內省而不疚於道

臨難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知松栢

之茂也

衆木遇霜雪皆落此人遭亂世松栢比君子歲寒知松栢之後凋

昔桓公得

之莒文公得之晉越王得之會稽

齊桓遭無知之難奔莒晉文公遭驪

姬之謫出過曹越句踐與吳戰敗棲於會稽之山卒皆享國克復其恥為霸君焉

陳蔡之阨

於丘其達乎孔子列然返琴絃

復取絃歌

子路抗然執干

而舞

于揚也

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

高下喻大不知孔子聖如天地

古之得道者窮亦道

孟子在魯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

克樂正子名也曰克告君

以孟子之賢君將來臧倉者沮君故使君不能來也

曰行或使之止或泥之行

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

使予不遇哉

漢賈誼為長沙王傅三年有鵬飛入誼舍止於坐隅

鵬似鸚異物志曰有鳥似小鷄體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鵬不能遠飛行不出城也

不祥鳥

也誼既以謫居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

迺為賦以自廣其末句曰德人無累知命不憂細故

蒂芥何足以疑

朱雲為槐里令去官年七十餘終於家病不呼醫飲

藥

楊雄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

雄以為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易曰龍蛇蟄之以存神也
 大行安步徐行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湛謂投水而死
 往撫離騷文而反之撫舍取也自岷山投諸江流以弔屈
 原名曰反離騷後為侍郎

後漢孔僖拜臨晉令崔駰以家林筮之崔篆所作易林也謂

為不吉止僖曰子盍辭乎僖曰學不為人仕不擇官

凶吉繇已而繇卜乎在縣三年卒官

張禹為揚州刺史當過江行部中士民皆以江有子

胥之神難於利涉禹渡吏固請不聽禹厲言曰子胥

如有靈知吾志在理察枉訟豈危我哉遂鼓楫而過

李膺為長樂少府既廢後張儉事起收捕鈞黨鄉人

謂膺曰可去矣對曰事不辭難罪不辭刑臣之節也

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將安之乃詔詣獄拷死

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

事趣辨不問時日醫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反子

訓孫恭三世廷尉為法名家名為明法之家

晉魏舒為司徒時陳留周震累為諸府所辟書既下

公輒喪亡僉號震為殺公椽莫有辟者舒乃命之而

竟無患識者以此稱其達命

舒子混字延廣清惠有才行為太子舍人年二十七

先舒卒朝野或爲舒悲惜舒母哀慟退而歎曰吾不及莊生遠矣豈以無益自損乎於是終不復哭

顏含爲左光祿大夫卒嘗遇郭璞璞欲爲之筮含曰年任天位在人修已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筮龜

劉惔爲丹陽尹疾篤百姓欲爲之所禱家人又請祭神惔曰丘之禱久矣年三十六卒官

郭文曠達不仕元年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

後秦梁國兒於平梁作壽冢每將妻妾入冢飲讌酒醉外靈床而歌時人或譏之國兒不以爲意前後征伐屢有太功姚興以爲鎮北將軍封平輿男年八十餘乃死

宋王彧字景文爲中書監領太子太傅揚州刺史明帝疾篤以景文外戚強盛歲晚不爲純臣使謂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因手詔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勅至之夜景文正與客棋扣函看復還封置局下神色怡然不變方與客碁思行爭劫竟歛于內奩畢徐謂客曰奉勅見賜以死方以勅示客酒至未飲門客焦度在側怒發酒

覆地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可數百人足
以一奮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爲我百口計乃
默初答勅并謝贈詔酌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
而飲之時年六十追贈開府儀同三司
劉劭爲尙書右僕射中領軍後廢帝元徽初月犯右
執法大白犯上將或勸劭解職劭曰吾執心行已無
媿幽明若才輕一重災疴必及天道密微避豈得免
南齊沈麟士有高節累徵不起嘗以楊王孫皇甫謐
浮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作終制年八十五卒
梁呂僧珍爲散騎嘗侍既病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

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王人見語卿有富貴想必
當不死應尋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黃所
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領軍府舍人
時年五十八

夏侯詳爲湘州刺史州城南臨水有峻峰舊老相傳
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歷政莫敢至詳於其地
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

陳蕭允梁末爲太子洗馬臺城陷出居京口時寇賊
縱橫百姓波駭衣冠士族四出奔蕭允獨不行人問
其故允答曰夫性命之道自有嘗士豈可逃而獲免

乎但患難之士皆生於利苟不求利過何從生方今
百姓爭欲奮臂而論大功一言而取卿相亦何事於
一書生哉莊周所謂畏影避迹吾弗爲也乃閉門靜
處并日而食卒免於患

後魏胡國瑜靈太后之兄也爲中書監儀同三司以
宣武景明三年薨先是巫覡言將有凶勸令爲厭勝
之法國瑜拒而不從云吉凶有定分唯修德以禳之
楊椿爲太保侍中元顥入維椿子征東將軍昱出鎮
滎陽爲顥所擒又椿弟順爲冀州刺史順子仲宣正
平太守兄子侃弟子道竝從駕河北爲顥嫌疑以椿

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怖或有
勸携家避禍椿曰吾內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
運爾

高樹生假平陽王鎮遠將軍都樹生居宅數有赤光
紫氣之異鄰伍驚恐僉謂怪變宅不可居樹生日何
知非善安之自若未幾爲北州大督都
毗夸高尚不仕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
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年七十五
卒葬日赴會者如市

北齊慕容紹宗爲開府西魏遣其大將王思政入據

潁州以紹宗爲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堰洧水以灌之時紹宗頗有凶夢意每惡之乃私謂左右曰吾自年二十已還嘗有蒜髮昨未蒜髮忽然自蓋以理推之蒜者筭也吾年筭將盡乎未幾與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遠近晦冥舟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而死時年四十三九軍將士莫不悲惋

盧叔武爲太子詹事右光祿大夫在朝通貴自以年老兒子又多遂營一大屋曰歌於斯哭於斯權會爲中散大夫有一子聰敏精勤幼有成人之量

不幸先亡臨送者爲其傷會唯一哭而罷時人尙其達命

隋楊素爲尙書令寢疾素自知各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慎每語弟約曰我豈須史活耶
郎茂字蔚之煬帝親征遼東以茂爲晉陽留守其年嘗山贊治王文同與茂有隙奏茂朋黨附下罔上詔遣納言蘇威御史大夫裴蘊雜治之茂素與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詆成其罪狀帝大怒及其弟司隸別駕楚之皆除名爲民徙且末郡茂怡然任命不以爲憂在途作登隴賦以自慰詞義可觀復附表自陳帝頗

悟十年追還京兆

唐傅奕爲太史令貞觀十年遇患未嘗請醫服藥雖
寃陰陽術數之書不之信嘗醉酒而卧蹶然興曰吾
其死矣因命筆自作墓誌曰傅奕者青山白雲人也
因醉死嗚呼哀哉其所爲多類此

李勣爲司空遇疾高宗及皇太子送藥卽取服之家
中迎名醫巫皆不許入子弟罔以藥進勣曰我山東
一田夫爾攀附明主濫居富貴位及三台年將八十
豈非僥乎修短必是有期寧浪就醫人求活竟拒而
不進

賈敦實永淳初爲懷州刺史以年老致仕及病篤子
孫迎醫視之敦實曰未聞良醫而治老也不肯服藥
以則天垂拱四年卒時年九十餘

魏玄同爲納言賜死於家監刑御史房濟謂玄同曰
何不告事冀得自見當自陳訴玄同歎曰人殺鬼殺
有何殊也豈能爲告事人乎乃就刑

穆寧德宗時以秘書監致仕寧通達時命未嘗服藥
吳湊章敬皇后弟貞元中爲京兆尹及疾病便不迎
名巫醫親故或勸之對曰吾以孱愚濫承外戚之寵
起家便授三品官向四十年更欲何求宜委天任運

而已唯御醫送藥至卽服君子以其知命也卒時年七十一

李吉甫爲饒州刺史先是州城以頽喪四牧廢而不居物怪變異郡人信驗吉甫至發城門管簷翦荆榛而居之後人乃安

今狐楚爲山南西道節度未終之前三日猶賦詩自若雖有疾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日吾之修短吾知之矣

李聽爲邠寧節度邠州大廳相傳不可葺脩以至墮壞聽到鉦輒新之卒無他

後唐趙鳳以末帝清泰初自邢州節度召還授太子太保旣而病足不能朝謁疾篤自爲著筮卦成投著而歎曰吾家世無五十者而復窮賤吾年五十爲將相豈有遐壽哉數日而卒

李敬義德裕之孫幼隨父貶連州後遇赦得還雒陽居平泉別墅自言未冠時爲浙東從事遇術人卓道士謂之曰子自此四十二年方大遇繇是無心仕進後至河東留守判官工部尙書

晉崔稅父涿爲刑部郎中有疾謂親黨曰死生有命無以醫爲也稅侍之衣不解帶有賓至必拜泣告於

門外請方便勸其進藥涿終不從

王建立鎮潞州逾月疾作有大星墜于府署神氣不
撓名賓介竹岳草遺章陳諫諷之意

鄭雲叟隱居嵩山一旦卧病俾弟子召友久羅隱之
與李道殷曰吾將訣矣弟子曰先生嘗無疾何若此
也雲叟曰屈伸形兆四時之嘗道也風蒸燥濕四時
之嘗德也陰陽流轉四時之嘗氣也井管經合四時
之嘗主也木之為疾也瘁火之為疾也溫癘土之為
疾也疝疥金之為疾也滑水之為疾也急大化無私
弱者羅之居身無身之事庶幾乎免矣非神仙而處

也得斯而繇謂之考終命箕子以為福復何恨也言
終而卒年七十四

運命

老子曰命不可變仲尼曰其如命何故聖人之罕言
君子所以安之者也若夫窮達之數脩短之運豈有
真宰持之者焉至乃德叶人望才堪世用將遭奇遇
而不克享功宣定策忠存官次宜膺顯報而不能及
形朝廷之歎息增後來之慨慕斯因命與時戾事與
願乖非可以究其所繇者已

漢李廣與從弟蔡俱為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

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為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為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為丞相蔡為人在下中在下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

韓安國為御史大夫五年丞相田蚡夢安國行丞相

事引墮車蹇為天子導引而墮車蹇也帝欲用安國為丞相使

使視蹇甚乃更以平棘侯薛澤為丞相安國病免

壺遂其人深中篤行君子官至詹事武帝方欲倚以

為相會其病卒

王駿為御史大夫六歲病卒翟方進代駿為大夫數

月薛宣免遂代為丞相衆人為駿恨不得封侯

韋安世累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

之器會其病終

霍去病子嬪字子侯武帝愛之幸其壯而將之為奉

重都尉從封泰山而薨無子國除

後漢張堪為漁陽太守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

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

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奸帝聞良久歎息方徵堪

會病卒

張充司徒酺從祖父也少嘗與光武同學光武即位

求充充已死

牟紆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章帝聞而徵之欲以為博士於道物故

崔駰字亭伯安平人少游太學與班固傅毅齊名嘗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事嘗作四巡頌以稱美漢德辭甚典美章帝雅好文章自見駰頌後嘗嗟嘆之謂侍中竇憲曰卿寧知崔網乎對曰班固數為臣說之然未見也帝曰公愛班固而忽崔網此葉公之好龍也試請見之駰因此候憲憲疑復迎門大笑謂駰曰亭伯吾受詔交公公何得薄哉遂揖入為上客居

無幾何帝幸憲第時駰適在憲所帝聞而欲召見之憲諫以為不宜與白衣會帝悟曰吾能令駰朝夕在傍何必於此適欲官之會帝厭世

鄭安世為未央廡令安帝延光中廢太子為濟陰王

節順帝也

安世與太嘗桓馬太僕來歷等共正議諫許及

順帝立安世已卒追賜錢帛以子亮為郎

虞詡為尚書令以公事去官朝廷思其忠復徵之會卒

應奉為司隸較尉黨事起以疾自退諸公多薦舉會病卒

魏張承以丞相叅軍祭酒領趙郡太守太祖將西征
徵承叅軍事至長安病卒

賈洪以儒術知名為白馬王相楚王彪初封白馬王病亡亡時

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

楊阜為武都太守文帝問侍中劉曄等武都太守何

如人也皆稱阜有公輔之節未及用會帝厭世

吳丁賢字孝連守始平長為人精微潔淨門無雜賓

大帝深貴待之未及擢用會病卒甚見痛惜

顧徽為輔義都尉使曹公還奏稱旨拜巴東太守欲

大用之會病卒

太史慈字子義漢末以孫策有江東乃奔豫章後神

亭戰敗為策所得即署門下督及大帝嗣立遂委南

方之事及卒年四十一臨亡歎息曰丈夫生世當帶

七尺之劍以升天子之階今所志未從奈何而死乎

權甚悼惜之

晉盧浮字子雲欽子也起家太子舍人病疽截手遂

廢朝廷器重之就家以為國子博士遷祭酒秘書監

皆不就晉諸公贊曰張華博識多聞無物不知浮高朗經博自美於華

庾袞字叔褒穎史太守辟為功曹不就聞惠帝遷長

安乃與鄉人登于大頭山而田於其下年穀未熟食

木實餌石藥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
柚音與之下山中塗目眩脊墜崖而卒同保赴哭曰
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日庾賢絕塵避地
趨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
爭利不免遭命悲夫

丁紹爲冀州刺史自以爲才足爲物雄當官蒞政每
事克舉視天下之事若運於掌握遂慨然有董正四
海之志矣是時王浚盛於幽州荀晞盛於青州然紹
視二人蔑如也懷帝永嘉三年暴疾而卒臨終歎曰
此乃天亡冀州豈吾命哉

陸納爲尚書令恪勤貞固終始不渝尋除左光祿大
夫開府儀同三司未拜而卒卽以爲贈

習鑿齒襄陽人爲滎陽太守以脚疾遂廢千里巷及
襄陽陷於苻堅輿而致焉與語大悅之俄以疾歸襄
陽尋而襄陽反正朝廷欲徵鑿齒使典國史會卒不
果

桓豁字朗子曇之子也孝武太元初爲征西大將軍
鎮襄陽豁時譽雖不及弟冲而甚有器度但遇強寇
故功業不就焉

宋羊玄保爲吳郡太守不營財利家世儉薄太祖嘗

日人仕宦非唯須才然亦須運命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先憶羊玄保

何長瑜爲臨川王義慶記室叅軍斥爲廣州曾城令義慶薨廬陵王紹鎮潯陽以長瑜爲南中郎行叅軍掌書記之任行至板橋暴風溺死

梁諸葛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溫之色旦夕孜孜講誦不輟高祖勅問太守王份份卽具以實對未及徵用卒於家

北齊王懷初仕魏爲第一領民酋長神武義旗建爲大都督從討爾朱兆等累戰有功尋遇疾卒懷以武

藝勲誠爲神武所知志力未伸論者惜其不遂孝昭皇建初配饗武廟庭

高整信宣城公獻之子也歷散騎嘗侍儀同三司好學有行簡少年時因獵墜馬傷腰脚卒不能行起終於長安

隋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瀛州刺史李繪置禮曹從事武帝時與著作郎王劬同修國史俄直門下省兼於內史省考定羣言炫通直三省竟不得官至煬帝時除太學博士歲餘以品卑去任於時盜賊蜂起穀食踴貴經籍道息教授不行炫與妻子相去百里

聲聞斷絕，鬱鬱不得志。時在郡城，糧餉斷絕，其門人多隨賊。哀炫窮乏，詣郡城下索炫。郡中乃出炫與之。炫官為賊所將，未幾賊為官軍所破，炫飢餓無依，復投縣城。長吏意炫與賊相知，恐為後變，閉門不納之。時夜冰寒，因此凍餒而死。

侯白為儒林郎，通脫不持威儀，好為俳諧雜說，人多愛狎之。高祖聞其名，召與語，甚悅之，令於秘書修國史。每將擢之高祖，輒曰：「侯白不勝官而止。」後給五品食，月終而死。時人傷其薄命。

游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之。無見者，濬以為不祥，歸而憂悴。母逼而問之，濬以實對。時有胡僧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爾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足驗矣。

周法尚為會寧太守，煬帝遼東之役，以舟師頻戰，有功。明年復臨滄海，在軍疾甚，謂長史崔君肅曰：「吾再臨滄海，未能利涉，時不我與，將辭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畢而終。」

唐劉允濟爲青州刺史中宗景龍四年徵爲修文學士錄才行至道病卒深爲時人惜之

崔敬嗣好樗蒲飲酒則天初爲房州刺史中宗爲廬江王安置在州官吏多無禮敬嗣獨申禮敬又供給豐贍中宗嘗德之及登位有益州長史崔敬嗣旣同姓名每進擬官皆御筆超拜之者數四後引與語知誤訪敬嗣已卒乃遣中書令韋安石授其子官

第五琦自宰相左遷後歷饒湖二州入爲太子賓客東都留守代宗以其材將復任用召還京師信宿而卒

姚况爲涇原判官知州事建中四年德宗幸奉天况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送至行在其及京師平拜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未嘗言其功旱蝗之歲俸寡不自給竟以餒終

崔邠貞元中爲吏部侍郎溫裕沈密尤敦清儉帝亦器重之裴垍將引爲相邠病耳難於承答事竟寢陸贄爲相爲裴延齡所構貶忠州別駕順宗初卽位與鄭餘慶陽城同徵詔始下而城贄皆卒

武元衡爲相憲宗元和十年六月爲盜所害年五十八始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又同日爲宰相及出鎮分

領楊益及吉甫既再入元衡亦還吉甫前一年以元衡生日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然

衛次公元和中爲尚書左丞恩顧頗厚帝方用爲相已命翰林學士王涯草詔時淮夷宿兵歲久次公累疏請罷會有捷書至命相詔方出帝遂令追之遂出鎮淮南明年受代歸朝道疾卒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下母憂免喪除兵部侍郎穆宗將用爲相復下所生母憂病卒

溫造自興元節度使詔還拜御史大夫文宗素欲大用俄而嬰疾不能朝改禮部尚書

郭承嘏爲刑部侍郎時朔望對刑法官文宗每從容顧問恩禮甚厚未及大用而卒

後唐盧汝弼簡求之子唐昭宗遜雅衣冠道喪遂渡河繇上黨歸汝弼富文才美禮翰人士傾慕太祖以爲節度副使入制奏署多成其手洎帝平定趙魏汝弼每請謁迎勞必陳說天命願俟中興帝亦以宰輔期之建國前卒於晉

晉梁文矩初仕後唐明宗霸府每懷公輔之望時高祖自外鎮入覲嘗薦於明宗曰梁文矩早事陛下甚

有勤勞未升相府外論嫌之明宗曰久忘此人吾之過也尋有旨降命會外憂而止

張希崇任後唐爲靈武節度使希崇厭其雜俗頻表請覲未帝詔許之至闕未久朝廷以安邊有聞議內地處之改邠州節度使及高祖入雒與契丹方有要盟慮其必爲所取乃復除靈武希崇歎曰我應合老於邊城賊分無所逃也因鬱鬱不得志久而成疾卒於任時年五十二

孔英舉進士行醜而才薄宰相桑維翰素知其爲人深惡之及崔稅知貢舉將鎖院禮辭於維翰維翰性語簡止謂稅曰孔英來也蓋慮稅誤放英及第故言其性命以柅之也稅性純直不復稟覆因默記之時英又自稱是宣尼之後每凌鑠於文場稅不得已遂放英登第榜出人皆誼詰維翰聞之舉手自抑其口者數四蓋悔言也

周李建崇在漢朝爲右衛大將軍年七十神氣不衰猶能飲饌建崇始自代北事唐太祖至是僅四十餘年前後所掌兵麾下部曲多至節鉞零落殆盡唯建崇位不及藩屏而溫飽少疾以至高年爲上將軍

知亡日

先儒有言曰死生有命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蓋原始要終必歸於真數窮神知變則繇乎先覺中古而下方策攸紀乃有自天生德間世挺秀人倫仰其師表搢紳服其名譽見於未兆言必有信或形於夢寐之際或見於變怪之始或剋期於星曆或取信於易象或象其形而知其分或掬乎辭而忘其終以至罹兵革之禍安然而不懼成蟬蛻之說邈爾而莫究者亦往往而有焉

里析為鄭大夫鄭之未災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

祥祥變異之氣民震動國幾亡吾身泯焉弗良及也言將先死

災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子產知天

災不可逃非遷所及火魯昭公十一年五月里析死矣

孔子蚤作作起也負手曳杖逍遙於門欲人怪也歌曰泰山

其頽乎泰山衆山所仰梁木其壞乎梁木衆木所放哲人其萎乎哲人

亦衆人所仰放也以上二句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坐

亟見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頽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

哲人其萎則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覺孔子歌遂

趨而入夫子曰賜爾來何遲也坐則望之夏后氏殯於東

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則與賓主

夾之也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以三王之禮占已夢

而丘也殷人也予疇昔之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是
坐兩楹之間而見饋食也言奠者以為凶象疇發聲也昔猶前也夫明王不與而天

下其孰能宗予予殆將死也孰誰也宗尊也兩楹之間南面鄉明人君聽治

正坐之處今無明王誰能尊我以為人君乎是我殷家奠殯之象以此自知將死也蓋寢疾七

日而沒明聖人知命

後漢任文公巴郡閬中人公孫述時武擔石折武擔山在益州其石今

各為石笋文公曰噫西州智士死我乃當之自是

嘗會聚子孫設酒食後三日果卒

折像廣漢雒人能通京氏易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

飲食辭訣忽然而終

許子勲不知何郡縣人皆謂數百歲行來於人間一

旦忽言日中當死主人與之葛衣子勲服而正寢至

日中果死

郭鳳勃海人好圖讖善說災異吉凶占應先自知死

期豫令子市棺殮具至其日而終

謝夷吾會稽山陰人學風角占候為冀州刺史左轉

下邳令豫剋死日如期果卒

矯慎扶風茂陵人少好黃老隱避山谷年七十餘竟

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

鄭玄字康成徵大司農不起嘗夢孔子告之曰起起

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

北齊劉晝高才不遇傳論
女日辰為龍巳為蛇歲在

龍蛇賢人嗟玄以
識合之蓋謂此也

既寤以識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

疾時袁紹與曹公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遣使逼玄

隨軍不得已載病到元城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

魏管輅字公明官至少府丞明周易弟辰謂輅曰大

將軍待君意厚與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

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辰

問其故輅曰吾額上無生骨眼中無守精鼻無梁柱

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此皆不壽之驗及卒

果年四十八

蜀譙周嘗語陳壽曰昔孔子七十二劉向楊雄七十

一沒今吾年過七十庶慕孔子遺風可與劉相同軌

恐不出後歲必使長逝不復相見矣泰始六年秋為

散騎嘗侍疾篤不拜至冬卒

吳陸績字公紀為鬱林太守豫知亡日乃為辭曰有

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遭

疾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

吳範以術數事大帝大帝甚禮之為騎都尉領太史

令範先知其死日謂曰陛下某日當喪軍師帝曰吾

無軍師焉得喪之範曰陛下出軍臨敵須臣言而後

行臣乃陛下之軍師也至其日果卒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閒居無爲引筭自較乃歎曰
吾筭訖盡某年月日其終矣達妻數見達效聞而哭
之達欲弭妻意乃更步筭言向者謬誤矣尙未也後
如期死孫權聞達有書求之不得乃錄問其女及發
達棺無所得法術絕焉
晉淳于智濟北盧人能易筮自言短命日辛亥歲天
下有事當有巫醫挾道術者死吾守易義以行之猶
當應此乎武帝大康末爲司馬督坐楊駿誅

郭璞字景純爲王敦大將軍記室每言殺我者山宗

後果有姓崇者權璞於敦將舉兵又使璞筮璞曰無
成敦因疑璞之勸溫嶠庾亮又聞卦凶乃問璞曰鄉
更筮吾壽幾何答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
住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日命盡今日
日中敦怒收璞詣南崗斬之

郭文字文舉曠達不仕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病甚
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
卜珣字子玉少好讀易謂郭璞曰吾大厄在四十一
位爲卿相當受禍耳不爾者亦爲猛獸所害後爲劉
聰平北將軍將行謂其妹曰此行也死自吾分及攻

晉陽爲劉琨所敗琬卒先奔爲其元帥所殺
前秦張忠隱于泰山符堅徵任尙父不就堅以安車
送之行達南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
何行五十里及關死
南齊盧度有道術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求明末以
壽終

顧歡吳郡人有高尚之志好黃老明術數元嘉三十
年自知將終賦詩言志云精氣因天行遊竟隨物化
剋死日卒於剡山
邵碩始康人爲道士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因

因而死後人見碩在荊州上明以一隻故履縛左腳
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趙僧巖北海人寥廓無嘗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
明爲青州欲舉爲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
棲遶山谷嘗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
死壺中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炷七
尺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
梁阮孝緒字士宗高尚不仕高祖大同三年正月孝
緒自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香卒孝緒曰劉
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

裴子野為鴻臚卿以大通二年卒官年六十二先是子野自剋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病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果卒

劉敞字士光不娶不仕未死之春有人為其庭中栽柿敞謂兒子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為知命

後魏裴宣為益州刺史宣素明陰陽之書自始患便知不起因自剋亡日果如其言

唐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太宗貞觀中卒臨終自剋死日兼自為墓誌

袁天罡益州人尤工相人貞觀中申國公高士廉嘗謂曰君之祿壽可至何所對曰今年四月死矣果如其言

衛大經篤學善易嘗豫筮死日先鑿墓自為誌文如筮而終

周賈緯自給事中出為青州行軍司馬妻以緯左遷駭惋傷離病留京師緯書候之曰勉醫藥來春與子同歸獲鹿太祖廣順二年春緯死訃至妻亦一慟而卒果雙柩北歸聞者歎之

州府元龜

